

## 29 屆同學與我

北加州 鄧蕙英

### (第二部：高中年代 1965-1968)

初中畢業試剛考完，我得了腸熱病(傷寒症)，需在堤岸療養院留醫兩個星期，回家後還要捱整個月的飲食限制，只能喝蔬菜湯，心中實在饞得很，加上父母禁令於家中，不准外出，所以日子非常難過，一直盼望學校快點開課。報名的日期終於來臨了，便歡天喜地先回「知用」領取繳費單，遇到同學們又大笑大鬧一陣。然後各自按照規定的日期去「中國銀行」繳學費，再回到學校劃座位。老友們盡量挑選中間兩列座位，準備新學年又能有一番熱鬧。

開學了，走進二門，繞過右邊的教務處，轉角的課室是4B班，拐過彎後第一間便是我們4A班，隔壁是高二，再過去是鍾姑娘坐鎮的護士室，最後是馬麟熊老師的宿舍。課室前面的天井有一個大網籠，當時只剩一只孔雀，毛色灰暗，從未見過她開屏。我們4A班的女同學約有三十人，是知用初中升上來淘氣活潑的一群，而男生也大多是舊生，極少數是新生。我們班有個怪現象，男女生平素不相往來，甚少交談。想到我以前在安琪小學的男女同學們每年都約好一起到各家拜年遠利是(討紅包)，我們當中約有十個經常一同郊遊或看電影，包括曾在知用唸過書的李啟仁、關學文、劉笑容、王雷芬等，就連當時同班的郭焯成，間中在課室裏跟我遇面，彼此也裝作不見。至於從別校轉來的女生們都編在4B，她們大多文靜清秀，頗具淑女風範。一下課便有不少男生擁到4B課室門口列隊，觀賞靚女。出名的有潘蘭芳、涂美嫻、林瑾玲、…等多位。但A、B兩班的女生卻很生疏，互不交往。反而隔壁高二的學姐們會跟我們打招呼。

記得那年是方行老師教英文，內容是介紹美國各大城市的特色，使我們對美國的生活環境有了基本認識。陳友琴老師教國文，已記不清楚內容。教三角的是施天放老師，上課只講解半堂，剩下的時間讓我們做習題，經常都是男生有疑問，他便停留在男生那邊解答，又與他們聊天說笑。女生則趁機談電影、論小說，樂得清閒。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班同學聚在唐立誠老師家裏學做雪糕(冰淇淋)，大吃大鬧。當年的越文課由陳文良老師講「金雲翹傳」，男生很感興趣，無奈女生大都不專心。對於我們幾個愛咕嗆的女生，測驗分數他大打折扣，林晚霞與我都很不服氣，私下約定，如果以後有機會教他的兒女，一定要「報仇」。(後來74-75年間，我擔任他的女兒陳慧瑩的物理課，機會是來了，但慧瑩專注勤奮，標準的好學生，令我「報仇」無望喇，黃祖瑞也有同感。)

我個人最難忘的是被郭洪波老師罰站的滋味。大概開課後不久，當時是立案校長的郭老師說要用十來分鐘宣佈越南中學會考的一些新條例。我初時集中精神正襟危坐，後來老師滔滔不絕地述說越文的重要性，我便移動姿勢，先往後方張望一下，再兩手托住下顎，準備(洗耳)恭聽一番，就這一霎那，老師指着我大吼：「站起來！」，全班頓時驚愕，我更莫名其妙。正疑惑間，老師已快步來到桌旁，大力一拍檯面：「立刻站起來！」。我唯有站起，嗚嗚嚕嚕地自辯：「我沒有……」，旁邊的同學們都搖頭說：「她沒做甚麼啊，…」。老師強硬地說：「你給我站着！」。我已忍不住簌簌地流着眼淚，低垂著頭，既委屈又懊惱，耳邊只聽得老師在繼續責備我們不著重越文課，倘若考不取文憑，將來找工作困難，辜負了家長的期望，…。一直站着挨到下課，這種被誤解的冤屈，終身難忘！

袁美河也有類似的經歷：有一天上課時間剛到，後座的男同學，把一隻塑膠做的昆蟲(蜈蚣之類)拋到美河的座位上，使她即時失聲驚呼，不巧訓育老師蕭堅白剛剛經過課室門口，便很憤怒地追問：「甚麼事情大叫？」。美河回答：「我見到一個怪物，...」。蕭老師一聽，勃然大怒，臉色也變了，叱喝命令：「你給我站着！下課到教務處來見我！」。老師誤會了，「怪物」其實別有所指。我們幾個又得花費一番唇舌才替美河洗脫了罪名。

那年，我們好幾個放了學都去「博愛中學」唸法文。袁美河、郭鳳瑞和我先唸了一期，伍學基老師當時與我們同班，很感覺得意。之後張瑞愛、林晚霞、李石英都報名就讀。經常有男生踩著腳踏車從「知用」追蹤晚霞和石英到「博愛」。

---

高二時，A、B班合而為一。學校取消了寄宿，女生宿舍便改成我們的課室，九十幾人安置在一起，極其哄動和熱鬧。越文是採用 Ban D 即「古語系」。我們曾向校方要求分成 Ban B 及 Ban D 兩班，但因課室和老師不夠分配的緣故，只維持一班。班中有如「戰國」般四分五裂，因道不同，不相為謀；男同學分為茅舍區(Xóm nhà lá) 與磚屋區(Xóm nhà ngói)，女同學分成淘氣及文靜兩族。若以語言分類，則有：越語，粵語，國越語，國潮語，國閩語，國客語，國瓊語等組；可謂百家爭「鳴」，非常貼切！

茅舍區諸子專以作弄取笑為務，惡作劇為樂。因而，女同學寧可忍「屎」負「重」，盡量不去洗手間。茅舍區人士更以行動表態：把整條通往廁所之走廊佔為地盆。凡經過的都被評頭品足，調笑戲弄，頓使女生們侷促不安，更怕被前呼後「唱」其綽號，仿如罪犯，誠惶誠恐。雖然茅舍區人士開玩笑過了火位，其實他們本性亦非惡劣，其攪笑功夫更是我班中無可或缺，此乃不可多得的娛樂也！

淘氣族其實也取了不少「雅」號給老師和同學，例如：搏命三郎，白髮魔女，安息油，女人女人，老夫子，睡神，西瓜王子，Monkey Dancing，阿婆，阿公，張英才，大姐，客家佬，週時病，肥佬班長，八公，聖公，聖女，長腿，...；的確有禮貌，既風雅，也夠文藝氣息！淘氣族以遊戲為本，互助為根，性情投合，同族情誼深濃，猶若親人。

磚屋區的男士與文靜族女士都是有識之流，多以鑽研學問為宗，與世無爭為旨。有道貌岸然者，難以親近。有自我陶醉者，夢繫白日。有溫柔恭儉者，具長者風範。有羞人答答者，滿面通紅。有憤世嫉俗者，自命清高。有勤奮向學者，自力圖強。有尊師重道者，奉公守法。實在不勝枚舉 ...。

高二、高三時的老師們都是校內資深「重量級」教員：容宜讓老師擔任微積分，馬麟熊老師負責解析幾何，張宏光老師的物理，陳友琴老師教國文，方行老師兼任英文與化學。只可惜在中秋之夜，班主任方老師不幸遇刺身亡。驟然間痛失良師，使我們猶如失去航行之方向。後來接任的英文或化學老師都與我們格格不入。越文科目方面除了阮文玉、李生兩位老師較有經驗，其他越南老師都太年輕，無法使我們集中聽講。一向越文程度不夠的我，又不能按興趣選修數理化的 Ban B，加上時局混亂的影響，從此對功課不甚注重。常與淘氣族人借溫習為名，聊天玩樂為實，放學後溜躑安東市、羊咩山，假日野餐、看戲。

回憶班中諸子，眾生百態表露無遺。當初青春年少，自我中心，不知地厚天高，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曉得珍惜多年同窗共讀的緣份，也辜負了良師栽培的心血。

---

匆匆不覺，已踏入高三班，剛開課便要面對準備出國升學或參加 Tú Tàì 會考的問題。由於老父年邁，不贊成我離家，要想在越南唸大學唯一的途徑就得考取秀才文憑。我要求晚上到 Chu-Văn-An 越校唸 Ban B，父母又以安全理由阻止了。結果是報讀「榮光」夜校的「秀才一」補習班，仍是 Ban D。夜校的老師一般程度稍低，真正學到的不多，只增加了考取的信心。在那裏我又重遇兩位知用初中的同學：鍾麗容和江貴開，大家密切往來。後來，經由同班「詩人」余玉燕的介紹，不用返夜校的兩個晚間，便上門替一位知用初二的學弟蘇世民補習功課，那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當時只幫他應付習作，而沒有指導他用思考解決問題，後來回想，實屬「誤人子弟」，甚覺抱歉。

高三的回憶很模糊，只記得淘氣族的骨幹組成了 Year Goup，包括：葉燕卿，顏玉真，林鳳珠，林端方，區麗華，郭雪秋，張瑞愛，李石英，袁美河，郭鳳瑞，林晚霞和我共 12 名丫頭，似有「禍福與共」之氣概。我們經常向後望，有一次老師故意問「黑板在哪？」，雪秋快語回答「在後面！」。當年鳳珠、石英和晚霞等女童軍，常參與博愛的童軍活動，花邊新聞多多。偶或我們把一則「八卦消息」從前排口傳到後排，下課後發覺故事內容早已「改頭換面」，比對之下啼笑皆非。記得我們曾經罷過一次課，因老師用越南語講解中文的化學，班上只剩下五名學生，結果是換了老師，現在我們都想不到他是誰了。張宏光老師因一位男同學出言不遜，生氣罷教，便由陳敬騰老師接管「物理」，從此也變成「勿理」課了。

1967-68 年間，戰事頻仍，堤岸發生巷戰，有些地區被迫疏散離家，學校數度停課。晨早到課室，偶或看見抽屜裏夾有傳單，早已有人通知了教務處，老師進來著令大家離開課室，然後逐一把傳單沒收。晚間爆炸聲、槍炮聲不時傳來，白天校內鶴唳風聲，誰敢再亂發謬論？「戊申戰役」斷斷續續，學校也時停時復，一部份同學已回鄉或偷渡。最後校方宣佈畢業試提前舉行。部份同學趕來應考時身穿家居便服，因匆忙避難親戚家，連校服和課本都無法帶走。許多不曾溫習的只能引頸四望，周圍的同學也大方的不作遮掩，老師們更是眼開眼閉。三天考試草草結束，揮別母校各散西東。沒有紀念冊，沒有謝師宴，所幸尚保有一幀預先拍好的畢業合照，大伙兒準備天涯海角憑照片相認吧！

我們 Year Group 成員離校後繼續保持聯繫，數月間送走了鳳珠、端方、燕卿、美河等出國升學，隨後雪秋也去了台灣。75 年南越變天之前，鳳瑞和玉真亦先後隨親人離開，留下了我們徬徨的一群，最後有的投奔怒海，有的苦候家人擔保。幸獲上天的厚待，我們終於又能在自由的國度裏重遇。多少人曾有一段卓酸的經歷、掙扎求存的故事；在異鄉艱苦奮鬥的歲月，何堪回首？目前有的同學已名成利就，擔任社團要角。有的是資深專業人士，職高位重。有的善於經營，生意興隆。有的長袖善舞，成為經紀界良才。有的家庭幸福，子女上進。尚有部份單身貴族，享受逍遙自在。亦有運氣稍遜一籌的，仍需要繼續努力。我們當中，目前要算葉燕卿的「成績表」最漂亮：UCLA 商業管理碩士；近年與夫婿協力經營「中興集團」；概括電腦、地板、汽車、房地產等多種行業；還有個美滿的家庭，實屬不可多得。

我們生逢亂世，經歷過烽煙駭浪、困苦無助、流離失散。雖然高中年代沒有認真好好唸書，但是母校「求知致用」的精神與生命，早已藉著良師的教誨，深植於我們心田，一生受用！由於大部份的校友生活已漸趨安穩，近年來同學會、校友會在各地組成，聯繫緊密，活動頻繁，願藉以增強我們「知用人」的團結，推動我們「知用人」的活力，繼續發揚母校精神。

(註：高二那段，得到袁美河的同意，部份描述節錄自她的一篇遊戲文章)

2004 年 10 月 Santa Clara.



後排：劉游張房黃朱陳林徐黃潘曾方沈文梁鄭 四排：陳謝蔡謝馮莊孫黃江英李林謝李利  
 振茂國逢志仕登圓錦栢正春偉其文浩志際 學長文振振端友知輝家書振志興  
 東毓綸喜鴻鵬威輝明祥春翹文華剛 義友徵發森鴻行陸沾江明達康文

三排：王梁顏曾羅謝黃馮朱郭曾王洪楊葉楊 二排：張鄭黎馮徐區葉李郭余林林郭袁林張鄧薛郭楊林孫  
 少麓玉傳南志強振聖錦惠昭家德友秀越 明榴霞娥英華卿英秋燕玉端鳳鳳美晚瑞瑞憲麗清美珍  
 霞群真福強華俊鴻民楊泉楊倫凌 明榴霞娥英華卿英秋燕玉端鳳鳳美晚瑞瑞憲麗清美珍

前排：林唐馮阮阮唐傅陳吳林李 李謝許  
 鑑立文春貴式友釗有 翠國翠  
 新誠謙實城德梅琴漢才坤 明隆蘭

知用高中 29 屆 (1968 年 4 月)

<----- 老師 ----->